



敢想
敢做
的人

一 张英杰回来了

晨霧剛散，太陽將要出來的時候。碼頭上一片喧嘩。几只高大的貨輪在裝卸貨物。起重機轟轟地叫着，把一箱箱貨物吊到半空里。無數台卡車來來往往……

碼頭出口處，站滿了迎接客人的人們。他們了望着、閑談着。綠色的木柵欄旁，站着婆媳二人。這就是我們的主角張英杰的母親和他的妻子——秀珍。可能是因為等的時候太長，二人沒話可說了。母親隨便地問：“英杰走了幾天啦？”說時望着遠處的海面，似乎並不要回答。

秀珍認真地說：“連今天整十天……”

母親奇怪地問：“連今天？”

秀珍感到很不好意思。本來是早晨，怎么能說“連今天”呢！忙改口：“對，整九天。”

母親背過臉去微微一笑。

几声親切的汽笛聲，使婆媳二人不約而同地向前方望去。

一只崭新的客輪緩緩地駛進青島港。船身標着：“上海—青島—大連”。

甲板上乘客擁擠，有的準備下船，有的在欣賞着這座美麗的城市。

靠船頭的二層甲板上，十幾個精神煥發、衣着整齊的小伙子和姑娘，爭先恐後地圍向張英杰。他們的胸前都掛着一枚“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技術交流大會”的紀念章。

一個小伙子說：“英杰，你的電動對縫機搞成了，一定寫信給我……”

張英杰說：“忘不了。”

小伙子、姑娘們熱情地：“祝你早日成功！”突然一個尖嗓子的姑娘叫道：“噢，你還沒把地址留給我呢！”

張英杰在姑娘的日記本上寫着：“國營青島木材總廠木器加工車間張英杰。”

出口處，母親和秀珍望着客人的行列。秀珍大而明亮的眼睛在搜尋着。忽然她的眼睛在發光，興奮得想向前跑。母親問：“在哪兒？”這時她才想起身旁的母親，覺得臉有些發熱，立刻回答了句：“那兒！那兒！”張英杰被小伙子、姑娘們送下船來。

馬車夫熟練地搖着鞭子，馬車在街上奔跑着。母親和張英杰並坐在車上。秀珍坐在對面。

張英杰問：“秀珍，知道我們工廠生產怎麼樣嗎？”

秀珍撇了撇嘴說：“你們，哼！天天趕工也完不成計劃，昨天報紙上還批評了你們呢！”

張英杰驚訝地說：“啊！……”說着站起來，請車夫同志停下。馬車站住了。

秀珍：“上哪兒？”

張英杰：“先上總廠開封介紹信去！”

秀珍：“哎呀，還是回家吃過飯再去吧！”

張英杰只好再坐下來。馬車繼續奔跑。

英杰心里很不安。母親看在眼里。

母親說：“你就先到總廠去吧！”說時看着秀珍，似乎在征求她的同意。

秀珍故意做出沒覺察的樣子，說：“你就快去吧！”

張英杰也沒顧得叫車站住，翻身跳下車去。

二 “下馬威”

國營青島木材總廠木器車間。

在這座矮小的廠房里，木工正在趕工。到處是工人，到處是木板，到處是鉋子；雜亂無章，簡直沒有一個站腳的地方。所有的工人都在緊張疲憊地做着同一種工作——對縫。

車間主任萬德堂象熱鍋上的螞蟥一樣，腳踏着木板、鉋子，在車間里亂轉。

一个年老的木工，显然是太累了，放下木板，用左手捶了捶腰。他看见万主任走过来。万主任刚要开口，他已经懂得他想说什么了，连忙弯下腰又对起缝来。

一个青年工人，一手捂着头，坐在木板堆上，倚着工作案子的腿睡着了。手里的鉋子掉了下来。万主任皱了皱眉，急跑过去，使劲摇晃着他的肩膀。青年工人醒了过来。

青年工人揉了揉眼睛，迷迷糊糊地站起来，拿起鉋子就要鉋工作案子。万主任一手拉住他的胳膊，一手递给他一块木板。

另一角落里，姚师傅小声地叫正在修理手推对缝机的姚二勇：“二勇，二勇。”

姚二勇满身油泥，从手推对缝机下面露出头来。

姚师傅指指万主任，二勇赶紧爬出来假装干活。

万主任走来，站在二勇身旁。二勇磨磨蹭蹭地拿拿这个，看看那个。姚师傅也为二勇捏着把汗。万主任奇怪地看着。

万主任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姚二勇含糊地：“……擦……擦机器……。”

万主任大有感触地：“我看你还是放下你的破机器吧……”他好象还想说什么。

车间公务员赵大伯跑来，说：“供销科老马又来催了……”

万主任吓了一跳，转身想走。赵大伯抢前一步拉住他，说：“不行啊！人家说不见你面不走哇！”万主任转过身来，挺起胸膛，气愤地说：“他总不能逼死人命！”

万主任走后，姚师傅对二勇说：“二勇，你这是何苦呢！就去干手工活吧！”

二勇：“爹！我能修好。”

办公室是用木板在车间里隔开的小房。房中有两张桌子、几只小方凳和两个工作案子。桌上有几把鉋子，地上有木板，到处是鉋花，墙上挂着一幅各工段生产进度表。表上锯木工段、零活工段的红色箭头都升到了顶端，而对缝工段、装配工段、油漆工段却连中綫都未到。

万主任本来已准备好吵一架的，进门一看却只有计划员宋锡三一人。宋锡三双手抱着头，愁眉苦脸地趴在桌子上。赵大伯问：“老马同志呢？”宋锡三没好气地说：“他说上总厂去提意见。”万主任生气地说：“唉！让他去吧！”说着就在一个工作案子上对起缝来。

宋锡三说：“万主任，小张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万主任也没好气地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！”

“我有意見！本来对缝工段工人就不够，为什么还派小张出去搞什么技术交流？”

“总厂决定的，我不叫去行吗？”

宋锡三指着生产进度表，说：“瞧！一个工段完不成计划，两个工段都窝了工。万主任，我这计划员，没法干了。”

“没法干你就走！……别再凑热闹了好不好？”

宋锡三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一个老工人焦急地走进来，說：“宋計劃員，我們油漆工段实在沒活干了……”

宋錫三狡猾地：“好，你找万主任吧！”說着走出去。

老工人白了宋錫三一眼，向万主任走去。万主任沒等他开口，就說：“現在沒办法，一点办法也沒有！”老工人为难地走出去。

疲劳的赵大伯吃力地把一块木板放在工作台上。

“德堂，这样干下去人受不了啊！”

万主任說：“你是不知道哇！就这样上一季度還沒完成任务呢！叫人家一罰就罰了两千零两块呀！心疼的我直掉眼泪！”

赵大伯：“你看小张提的那电动对縫机？……”

万主任：“別提他那破机器啦，一提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……”

赵大伯諷刺地：“嗨！从打你升了主任，这气可真不小！”

万主任知道赵大伯的脾气，后悔說錯了話，停了一下，搭訕着說：“唉！这两天赶工赶的，肝火盛……”

“哼，肝火盛？你学徒的时候沒这个毛病啊！”

電話响。万主任刚要去接，又站住，示意赵大伯去接。赵大伯接电话：“万……万主任？”

万主任急忙摆手。

赵大伯：“主任說不在呀……不不，是……主任不在……啊，你是英杰呀！”

万主任搶上去抓住电话，抹一把額头上的汗：“好家伙，把

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又是来催任务的！你……你还記得回来呀！快来吧！”最后三个字說得又高又慢，象恳求，也象責备。

王支書进来：“小张回来了？”

万主任怀有几分喜悦：“从总厂打来的！王支書，你是不知道哇，张英杰这小青年，干活真是把好手；就是成天价胡琢磨，发明这个，发明那个……从小沒上两天半学，发明的什么机器……”

門外很多工人在招呼：

“张师傅回来了！”

“小张回来了！”

“英杰回来了！”

万主任、王支書、赵大伯推門走出。

办公室門口，万主任喜悦地責备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！”

张英杰：“要不是厂里的任务紧，我还想再延长几天……”

万主任惊讶地：“还延长？我的老天爷！那玩艺看一看也就算了。”

张英杰說：“不，这次对我的教育太大了，我以前搞发明胆子还不够大……”

万主任給惊呆了：“啊，好家伙！还不大？”

张英杰認真地：“是真的呀，万主任，看看上海的技术交流会，咱們还是應該再大胆一些。”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紙条：“这是总厂給您的信，万主任，这次我一定把电动对縫机研究出来。”

万主任看了看信說：“現在人手不够，还抽出人去搞什么发明？不行，我跟厂长講！”

张英杰說：“厂长也說发明机器很重要……”

万主任說：“眼下的計劃不重要？”

宋錫三跑过来：“万主任，又出了废品！”

万主任、王支書、姚师傅、姚二勇、宋錫三、张英杰和几个工人，走到車間角落里，围着一堆粘好的木板在查看着。

万主任說：“越着急越出事，这是誰干的？”

宋錫三說：“都堆在一块儿，誰还敢承認哪！”

姚二勇从木板堆里找出两块来，哭丧着脸对姚师傅說：“爹，这是我干的……。”

万主任从姚二勇手中把木板夺过来：“你还有脸承認！”說着用力摔在地下，問宋錫三：“一共报废了多少？”

“整整五十二块。”

万主任考虑了一下，怒火填胸，指着手推对縫机，大喊：“馬上找两个人，把这个破机器給我搬出去，我这車間够挤的了。”

姚二勇說：“你……說都是我干的？……”

“手工对縫还能出废品？快給我搬出去！”

宋錫三想走，被张英杰拦住：“万主任，就算都是手推对縫机搞的，也得找找原因啊！”

万主任大发脾气：“找什么原因！对縫这活，就不能用机

器干！”又比較緩和地对王支書：“王支書，你是不知道哇！这木匠怕对縫，瓦匠怕找平，是鉄匠怕打零。对縫这一路，祖祖輩輩就是手工啊！”

张英杰不服气：“我不同意！”

王支書对张英杰說：“小张，虛心点儿，听万主任的話，他年紀大經驗多……”

张英杰呆呆地站着，眼看着宋錫三指揮着三个工人把手推对縫机搬出車間。

三 反正要干下去

张英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去。不是秀珍喊他，他走过家門还不知道呢！

张英杰进了房，秀珍担心地問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张英杰沒說什么。秀珍又要問，张英杰激动地說：“万主任把我的……”

屋門响。母亲进来。张英杰沒說下去。

母亲：“事办完啦，快吃飯吧！”

秀珍把两盘热餃子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张英杰坐下来，忽然想起還沒洗手；洗完手又坐下。

母亲奇怪地問：“怎么了？”

张英杰掩飾地說：“沒什么。”說着吃起飯来。

秀珍担心地看着张英杰。当母亲看她时，她又掩飾着。

母亲說：“这些日子把你万大叔可急坏了吧？”

张英杰沒听懂母亲的話：“急坏了？”

“車間总完不成計劃，他能不着急？——你吃呀！”

张英杰机械地：“吃。”

母亲看着桌上的餃子和一只空碗，說：“我給你打点醋去。”說着端碗走出去。

张英杰放下筷子說：“万主任把我的手推对縫机搬出去了。”

秀珍：“啊？——你沒找支書？”

“支書是新調来的，不了解情况，光听万主任的。”

“你不是想研究电动对縫机嗎？”

“手推对縫机他还不相信呢！”

姚二勇紧张地敲着窗戶，喊：“张大哥，张大哥！”

张英杰問：“什么？”

姚二勇說：“万主任把咱們的手推对縫机扔到废料庫里去了！”

张英杰大惊：“啊！”二人跑出門去。

早晨，工厂里空无一人。废料倉庫座落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。张英杰和姚二勇輕手蹣脚地溜进倉庫，小心地打开門，又小心地关上。一点小的声音，都使他們胆战心惊，似乎他們在做着見不得人的事情。这是一座鉄皮頂、木板牆的大房子，里边非常阴暗，到处乱堆着旧零件、破鋸条和不成材的木料。

他們是來尋找手推對縫機的。半天沒找到，心情很緊張。

張英杰問：“是扔在這兒了？”

姚二勇說：“我看見他們抬進來了。”

他倆在很多破東西底下發現了手推對縫機。那種興奮激動的心情，就象母親找到了丟失了的孩子。

他倆小心翼翼地壓在機器上面的破東西搬下，吃力地把它搬到窗子附近，用手帕擦去上面的灰塵。

張英杰發現機器的一端已被砸壞，心疼地摸了摸。

姚二勇着急地問：“張大哥，這，這怎么用啊？”

張英杰說：“还用？”考慮了一下說：“走，找萬主任要咱們的電動對縫機草圖去。”

車間辦公室。萬主任對張英杰、姚二勇說：“草圖？多給給我的？”

張英杰說：“我走的那一天……”

“你給別人了吧？”

姚二勇說：“是那天給你的，你忘了。”

萬主任拉開辦公桌的抽屜，在亂七八糟的文件堆里翻來翻去翻不到，索性把抽屜拉出來，往桌上一扣，雜亂的文件里面還有一塊咸蘿葷和半個干饅頭。

萬主任恍然大悟：“噢……。”

張英杰以為他想起來了，忙問：“在哪兒？”

“是你記錯了，我根本就沒見什麼草圖。”

姚二勇：“是不是当手紙用了？”

万主任被提醒了，他翻完身上所有的兜，才从一迭手紙中找出草图来：“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这几天簡直把我忙坏了。”

上班的电鈴响了。

“您有什么意見？”

“意見？再考虑考虑……，快去干活吧！”

张英杰說：“您還沒看吧？”

“哎呀，你瞧瞧，我有沒有看合理化的時間。”

万主任把张、姚推出車間办公室。

四 求 援

公园里，春光明媚，百花爭艳，游人往来如織。

盛开的櫻花，远远望去如粉色的霧。张英杰和姚二勇在櫻花林里穿来穿去、东张西望。

二勇碰到木器車間的一个工人，問：“小刘，你看到总厂馬技术員了嗎？”

小刘大有含意地向山上指指。

后山涼亭上。

张英杰、姚二勇、馬爱羣和姜丽娜围着石桌研究电动对縫机的草图。

姜丽娜象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說：“咱們請爸爸幫忙吧！”

二勇开玩笑地問：“誰的爸爸？”

姜丽娜認真地說：“我爸爸呀！我爸爸是机械厂的总工程师。”

二勇一把拉住姜丽娜：“好极了，走！”

馬爱羣說：“这草图給姜伯父看，姜伯父一定会笑話我們。”

姚二勇說：“笑話什么？”

馬爱羣說：“我不去……”

二勇想了想：“好好好，不去你一人在这玩。”对张英杰說：“咱們跟姜同志去。”

馬爱羣忙解释：“我沒說不去呀！”

姜丽娜說：“我先打个电话，看爸爸在家不？”

张英杰、姚二勇、馬爱羣在公园公用电话門口等待着。姜丽娜走出來說：“沒在家，我把草图帶給爸爸。”

姜丽娜的房間。

霞光落在白色的窗帷上。姜丽娜打开窗戶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窗下一棵高大的月季花在盛开着，高墙外面大海在閃光。

姜丽娜提着書包走出自己的房間，經過客厅正要轉向楼梯的房門，忽見对面父亲房間的灯亮着。她走进去，随手关

上了吊灯；这才发现父亲背着她站在書橱前，正在看書。

姜丽娜微嗔地：“爸爸，您怎么又一夜沒睡呀？”

“噢，噢……”父亲的眼光逐漸离开了書本，他向写字台前走来。女儿跟了过去。

这是张大型的柚木写字台，紅銅台灯亮着，烟灰缸里堆积着烟蒂，缸边上放着一支燃着的香烟。电动对縫机的草图平摊在座位前面。女儿关了台灯。

姜丽娜满怀希望地問：“爸爸，您看这张草图能行嗎？”

姜总工程师敷衍地：“噢，噢。”

姜丽娜知道父亲正在研究問題，刚要走出去，姜总工程师說：“丽娜！”丽娜站住。工程师走向女儿，深沉地說：“要好好地向他們学习。”丽娜沒听懂父亲的話，姜总工程师接着說：“工人阶級这种大胆創造的精神，值得我們好好学习。”

姜丽娜兴奋地：“电动对縫机能发明成功嗎？”

姜总工程师說：“对我們来講，任何創造发明都不能說絕對的不能……”

丽娜兴奋地拉住父亲的胳膊說：“爸爸！好极啦……您还不睡嗎？”

“睡？快上班了。”

“您不累？”

姜总工程师誠懇地說：“丽娜，一个科学工作者，当別人向他有所求助，而发现对方有着远大的理想、高度的革命精神的时候，他会全力以赴的。那不会感到累，只会觉得幸福……”

丽娜感动地说：“爸爸！您真好。”

“不，这是良心的驱使。”

五 刘书记

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。姚二勇蹲在仓库后面，用一条小木棍在废料堆里挑来挑去；好容易发现一根绳头，拉出一看只有一尺来长，赌气把它向远处扔去。

一个人自远处走来。二勇站起来贴着墙，觑着眼看着。这人一边走一边在地上捡什么东西往兜里放。走近了，二勇才看清并不认识，就又蹲下来找绳子。

这就是新调来的总厂党委会的刘书记。刘书记看见了二勇，走过来说：“找什么东西？”

姚二勇干脆坐下来：“什么也不找。”

刘书记拾起一块破木头，用了很大力气把上面的两只钉子拔下来，放在兜里。

这时，姚二勇发现了一根钢丝绳子，如获至宝似地叫道：“张大哥，这儿有一根！”

废料堆的另一端，出现了也在找绳子的张英杰。姚二勇把绳子递给他。

刘书记走过来，问：“你们究竟在干什么？”

姚二勇：“搞对縫机。”

刘書記：“噢！你叫张英杰？”

姚二勇：“我叫姚二勇，他叫张英杰。”

张英杰蹲在地上画着，比着繩子的长短，沒听見他們在說什麼。

姚二勇忽然好奇地問道：“你是哪个車間的？”

“总厂的。”

“总厂的？好，”姚二勇說：“我們俩写了篇稿，你捎到总厂小报去。”說着掏出一篇稿子来。

刘書記接过来讀：“万主任，抽屜大，里边专压合理化。合理化，真有用，包咸菜、上厕所，冬天还能糊窗縫。”問：“这都是真的？”

“誰还能随便扣帽子？”

张英杰大喊一声：“二勇，这根繩子行！”

二勇走过去看了看，在张英杰肩上打了一下說：“可解决啦！”

刘書記本来还想了解些情况，看到他二人正忙，不便打扰，向四周看了看，就走了。

仓库里。张英杰和姚二勇把鋼絲繩拴在跑盘上試驗着。远处一只大喇叭在播送乐曲。

窗外传来馬爱羣和姜丽娜的說話声。二勇兴奋地說：“张大哥，馬技术員来了。”說着朝窗外小声地說：“在这儿，在这